



老烟台的海滩轶闻

文/穆玉强

烟台海滩上也有辛苦劳作的人们,以“渔获”为主要生活来源。在海滨孩子的心目中,有两种能人引导他们更亲近大海:背着破麻袋的赶海人和提着草木灰袋的海碰子。后者还连结着烟台的历史轶闻,令许多史志作者竭力钩沉。

背着破麻袋的赶海人 本领高强的“海碰子”

昔日的海滩上,踽踽而行着绝不结伴的赶海人。他们身边总有一群孩子瞪着好奇的眼睛看着他们,只见他们一只破胶鞋踩下去,稍倾抬起腿,湿滩上的脚印很清晰。他们又是蹲下身去,一挖就有收获;有时却是连踩几脚,都是扬长而去。烟台人称他们为“踩蛤的”,久而久之,都发现他们脚下“有大道”,孩子们缠住他们问,他们初不理睬,问急了,他们就告诉脚印上有小孔,可是真“依样画葫芦”了,挖出来的却只是“马蹄蛤”。当年在虹口宾馆北边的海滩中,马蹄蛤特多,个大肉良,不值钱。所以人都说“踩蛤的奸”,大人则说:“他们得靠这个吃饭,都会挖他们得饿死!”

是的,他们得“渔获”确实有限。在两潮之间不停蹲起,也装不满麻袋。涨潮开始,有饭店的伙计来收购,有时,游人给他们一块片片,也可以换得他们的渔获。

“海碰子”是老烟台海滨特有的一道风景。

所谓“海碰子”,其实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潜水员。他们没有任何一点现代化的潜水设备,却有着高超的潜水本领。一个水镜一把铲,提着网兜“碰”了海。所谓“碰”,即潜水。据说最棒的海碰子可以在水中待上十几分钟才浮出水面换一口气。他们“碰”海,就是捕捞海参。海参在冬末春初才长大,所以他们要冒着凛冽的海风,赤着光裸的身体,一次又一次地潜入深海,捕捞上来的海参,要马上用刀豁开,撒上草木灰,否则就会“缩化”,价格大损。

他们是孩子心目中的英雄,通常都会有一群孩子围在他们身边。他们的收获倒在沙滩上,大一点的孩子会七手八脚地去帮忙,共同分享碰海的快乐。他们的窝棚照例很热闹。

横祸突降窝棚

“海碰子”在海边一般都有一个十分简陋的窝棚,几块破船板支起来,搭上些许海草,只遮人的耳目却遮不住风雨,供



图为广仁堂旧址

作放杂物之用。过了冬季就很少有人光顾,几成弃物。

不巧得很,这年夏天竟让道台盛宣怀的七姨太看上了。这位在上海滩独领风骚的交际花跟随丈夫来到烟台之后,想洗好澡,脱下旗袍无处放,就随便找了一个窝棚,想不到竟撞上了窝棚的主人——一个姓曲的海碰子。

这下子祸闯大了,“眼睛犯了错误”,不该看见那女人的白身子。道台勃然大怒,非治那“眼睛不规矩”的“渔花子”不可。吓得“渔花子”远遁故乡荣成。

盛宣怀何许人也?他号称“李鸿章的算盘”,曾手握清代中国矿山、铁路、邮电、航运等18项经济命脉,一生权势炙手可热。他在烟台荣膺道台正是李鸿章

在这里栽培的雅意,渔花子焉敢与之抗衡?

一言难尽广仁堂

情况突然逆转,是因为一次海难。光绪15年(公元1889年)，“保大号”货船满载贡品由上海北上,在烟台海域沉没。盛宣怀组织打捞,一时流言四起,有人指控他“中饱私囊”,惹得慈禧太后严旨训饬,要求全额上缴。

这时候,“渔花子”就一下子变成了“海碰子先生”了。盛宣怀降尊纡贵,亲自接见了海碰子,却遇上了不买账的傲骨:让七姨太当众说清楚:到底是谁不规矩?

那一天,海滩上人头攒动,争看道台大人的如夫人有多么

精彩的表演。本来就风情十足的姨太太真的要当众脱下那华丽的旗袍……岂料却突然听到大喝一声:“滚!别脏了我的眼睛!”那个海碰子正气凛然地下了海。

后来,在山东巡抚张曜的庇护下,盛宣怀由私吞贡品的待罪之臣摇身一变而成广施仁政的干练之官。主要就是建立了胶东最大的慈善机构——广仁堂。原来他上了一本奏折和《筹建广仁堂大纲》,声言用新打捞的贡品若干加上道台自筹的银两赈灾,以示皇家广施仁政。一个“新”字掩盖了他中饱贡品的丑闻,慈禧太后也大为赞赏,于是颁旨准奏,还每年拨给皇粮500担小米。

盛宣怀化险为夷,留下了现址犹存的广仁堂。

奶奶的眼药水

文/于珍

记忆里的故事,就像那本旧画册,翻开来依然印象清晰……

那年寒假,忙碌的父亲把我送到了车站,让我到乡下去陪奶奶。奶奶的一只眼睛老早就看不见了,浑浊的眼球泛着晦暗的光。母亲说,这眼疾是因父亲落下的。战争年代,父亲应征入伍,寡居的奶奶,整日忧心忡忡,适逢乱世,她生怕相依的儿子有什么闪失,常独自流泪,不久,眼睛就瞎了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啊,多年后,父亲平安地回来了,奶奶却落下了病根,这些年,奶奶一个人呆在乡下的老屋里,任凭父母怎么说,就是不肯到城里来,她说,金窝银窝不如俺自己的草窝,俺哪也不去了。

为给奶奶治眼,家人费了许多周折,偏方找过郎中也看过不少,可就是不见好……

记得有年秋天,村东头有个光棍的自家哥哥,从外面带回了个婆姨。据说,这婆姨有些本事,会看病。过去,缺医少药的,偌大的村子里就一个赤脚医生,村子里开始有人到哥哥家去看病了。嘴快的闺女媳妇们眉飞色舞地传颂着婆姨的神奇,那天晚上,奶奶从粮屯子里摸出了两个彤红的大香蕉苹果,还有几个白皮鸡蛋,用小包袱包了又包,捆在胳膊上,让我牵着她的手到哥哥家去看眼睛。

离哥哥家有近的一段路,那晚,小脚的奶奶随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村边缓缓而行,苹果的香味不断地从奶奶的衣袖间传过来,甜丝丝的。天上一轮明月,照着咱们,我看见一块云,像

纱一样慢慢地从月边滑过,丝丝缕缕的薄云清晰极了,我想,要是奶奶的眼睛能像天上的月亮那样,就好了。

黑漆漆的大铁门吱吱呀呀地开了,本家哥哥扶着奶奶接过了包袱,急急地把我们让到了里屋,里屋的炕上坐着一个与奶奶年龄相仿的大胖婆姨,她穿着件墨绿的开襟大褂,眼前盛满烟叶的蒲箩里摆着些齐整的卷烟纸,婆姨的头发像是抹了油,一丝不乱地挽着,屋子里被一种草药和烟叶混杂的味道裹着……

奶奶被让到了婆姨对面的炕上,我坐在炕边的凳子上,听着奶奶讲起她瞎眼的故事……末了,奶奶叹了口气,说这眼疾已有多年了,也不知医得医不得。婆姨端起油灯,探着身子凑近奶奶的病眼看了看。放下灯,她卷起了烟,火柴的火焰很长,映着她油光光的脸,烟雾腾腾地在她头顶散着,屋子里的味道瞬间就变了。她拉开炕边的抽屉,拿出一个茶色的细玻璃瓶,蘸着一根棉棒仔细地给奶奶擦起了眼睛,婆姨说这是熊胆,很名贵的一种药,用上下它,眼就好了,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就轻松了,我心豁然,我想,这下我奶奶的眼睛可就好了。

回来的时候,已经很晚了,细碎的脚步在静寂的夜里合着拍子,清冷的月光拉长了我们的影子,路边的枯草地积着的薄霜泛着银色。我忍不住抬起头,月亮真圆,里面有个影子,我心默然,如果真有神仙,就保佑奶奶,让她的眼睛好了吧。旁边有颗星,不住地随着我的眼在眨,我

想,月亮里的神仙一定是知道了我的心愿,这么想着,高兴极了。

以后,我隔天就陪奶奶去上药,奶奶也说她的眼睛比以前亮堂多了,我从心里开始羡慕起那个婆姨,羡慕着她的一举一动……

有天晚上,奶奶又从粮屯子里摸出了几个白白的大鸭蛋,有个鸭蛋上还粘着块金黄的麦芒,怎么也抠不掉,大鹅是奶奶养的,别看他样子凶块头大,可就不怎么下蛋,我不知道奶奶什么时候攒了这些蛋。一路上,奶奶小心地揣着,带着奶奶体温的鹅蛋被轻轻地放在了婆姨的炕头上,婆姨又拿着棉棒给奶奶擦眼睛,呀!擦着擦着婆姨忽然惊叫了一声,原来那瓶眼药水见了瓶底,婆姨拉开抽屉慌乱地翻找……

过了好一会儿,她吩咐哥哥从外面的柜子里拿出个瓶子来,婆姨顺手把桌子上的一只茶杯扣过来,药水滴在了杯底上,一阵扑鼻的香味传过来,是香油的味道,婆姨蘸着它麻利地给奶奶擦起了眼睛……

回来的路上,我们都没说话,各自想着心思……

后来,我们又去了两次,奶奶就再也不去了,她说她的眼疾不是一天两天得的,也不能一天两天就祛了,还是算了吧。

那晚,奶奶倚着炕头,神情黯然,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,一句话也不说。

我趴在一边没吭声,心想,天上看来真的没有什么神仙,不然,他一定会答应我,让奶奶的眼睛好起来的。

我的爷爷奶奶

文/甘宜强



“故事里的事,说就是不是也是,故事里的事,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”,“天地之间有杆秤,那秤砣是老百姓,秤杆子挑呀挑江山,你就是那秤盘的心”。

想必有很多人知道这两首歌是电视剧《宰相刘罗锅》的主题曲,这部电视剧和这两首歌在当时可谓风靡全国,而当时正处于孩提时代的我也是常常坐在小板凳上和爷爷奶奶(上图)一起观看《刘罗锅》。

我一直对电视剧中的刘罗锅印象深刻,感觉就像是我的爷爷,只要想起他们中的任何一个,就会想起对方,当然我的爷爷没有那个驼背。小时候家里不富裕,父母要经常外出打工,照顾我的重担自然落在爷爷奶奶肩上,白天吃爷爷做的饭,晚上跟着爷爷睡觉,听爷爷讲故事,讲他打鬼子的事迹。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打过鬼子,当过警察抓过土匪,在他的复员证明上还写着立过二等功一次,每当爷

爷讲述那段峥嵘岁月的时

候都一脸的凝重,而我也

是听得津津有味。

奶奶比爷爷小一岁,是小脚,行走不便,爷爷自然而然要照顾奶奶的日常起居,两位老人在二十多岁结婚,八十多岁寿终,牵手了五十余载,抚养了五个孩子,可谓是风雨同舟白头到老的“钻石婚”。在奶奶过世后,爷爷曾多次偷偷抹眼泪,由于思念过度,再加上本来有病在身,爷爷住院了。我去医院看他

的时候,当看到他的病人病症单上写着高血压、冠心病、脑萎缩、心肌梗塞时,我心里揪心的痛,爷爷忍受这么大的痛苦,得遭多少罪呀。可最后爷爷还是没能挺过去,离开了我们,和奶奶合葬在了一起。

爷爷奶奶走了,刘罗锅也成了历史,但他们都一直在我心中。

爷爷 甘庭雨 1926年—2009年 生前当兵 复员后务农

奶奶 杜学美 1927年—2009年 生前务农

